





草稿

第九号

天造堂漫筆

蝸之吐涎有成篆文蝸豈自知乎今之醫者
唯言治方而不知病之所由生與其所由
愈其得効者亦偶中已謂之蝸醫可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馬綬曰用兵之道攻
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初
予每會世醫敬挑爭論國舌鋒要取一時

之勝已。近來始悟其非矣。欲成大業者，在
脩學。勉強之久，一朝大成于身，則不俟言
而人自服。不然，千言之費，亦唯目前之勝
而內不服，則無如之何而已。

西說曰：腦中渣液會集其空間，而傳嗅神經，
以至鼻膜，為浮汁，即冒寒病鼻中所漏。此
液類是也。所按神經精神靈液之道路，其
質清潔充實，而外以膜被焉。令他物無混
入也。然則渣液從何處通耶？嘗有疑于是。

久矣。每逢同臭，輒咨詢之，而無有一人解
其理者。頃繙西說醫範，得格兒年私說數
年疑城，釋然冰解。因抄之，以為不知者格
兒年私曰：夫敬禮保谷所著考徵云：嗅神
經比他神經頗為軟柔，其內有一竅。他神
經則無有焉。由是觀之，粘液泄除鼻中者，
由此竅也。又引或說云：截斷獸之嗅神經，
觀之，其中空洞，出清稀水，挾小管吹之，其
氣達腦空間，或刺消息于亦能通徹。唯人

之嗅神經，不如此彰。耳，所由格兒牟私說考之，神經充實質內，別有一小管，以送輸腦中渣液，如彼靈液，滲透小管外表神經中，以致嗅，猶腦髓中畜精神靈液，而其空間畜渣液也。豈夫不信然哉。

辛巳之歲，予在日田書塾，時疫風大行，塾生無有一不患者。會吉田中行自筑來，語曰：民間訛言，今春不病，至秋必死。南筑御井郡瀨下邑，老婆有一孫，甚愛之，乃憂其不

病也。以冷水浴之，遂得病而死。予聞之，曰：醫之無見者，謾信虛說，徃。害人，由是觀之，則先導未可遽笑也。

世醫或云：以有限方治無限病，不學無術之徒，率以此語為口實。終習數方，以為足矣。至其太甚，則有以葛根湯作蒸餅方，以甘草粉蜜湯作膏敷齊者。夫有此病，則有此藥，醫方亦博哉。今以我所知有限，欲限天下之方也。意。

古方創起而傷寒論為金科玉條也則山脈
香川吉益諸先生為其首唱嗣是則中西
輦皆有傷寒論註自餘為之說者不勝枚
舉其說愈繁而愈鑿有川叔山者東洞門
人也著傷寒古訓傳其言曰傷寒之論益
肇於伏羲演於神農成於黃帝世待其人
口相傳至有周恐其久而失傳乃筆之於
書金匱玉函是秘亦必傳其人周之衰也
其政已然其書尚未墜於地在人云云叔

山之此言豈有據乎請張託聖緣飾我道
將以欺愚兒是寓言竟日也浮屠及道家
者流之言耳大抵當今之時註傷寒論自
成一家者皆此類也

吉益氏徒治病者不論纖維強弱運化盛衰
妄用劇劑至有斃者則曰命也昔成湯數
桀之罪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我謂今之醫者桀之徒也我於吉益家
之說見之夫人之死有命有非命疾病傷

創凡百之戒，修已而致之者，命也。不修已而致之者，非命也。然則藥餌中度，盡其道而死者，命也。不得其治而死者，非命也。昔益氏曰：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醫焉能死生之哉？又曰：因疾病致死，非命也。夫疾病亦有醫藥所不能救者，而一槩曰疾病致死，非命也，誤矣。且人之死，多因疾病，有死疾而死者，亦万億之一耳。而疾之治不治，繫醫之于則，疾病者，死生之所與，而死生

豈非醫之所與哉？彼又曰：盡人事而待天命，又曰：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無愧矣。夫拙醫當其施療也，亦瞽之古，豈自知其不當而為之者乎？其意皆以為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者也。而其所見人不同，皆自是也。縱以仲景為度，亦自度，諸其臆已。仲景不復出，誰斷其果合仲景與否哉？執其說者之言曰：此為中人以

上知道者言之、豈為庸醫粗工言之乎、今
觀吉益家之徒、目不知丁字者、皆執此言
是豈中人以上知道者乎、且夫中人以上
知道者、術已明、方已中、則不顧其名、無有
所惑、死生之間也、由是觀之、知道者之無
惑、豈待此言乎、雖曰不為庸醫粗工、取以
為口實者、皆庸醫粗工也、何言之相矛盾
也、

吉益東洞嘗醫上癉小腫、用大黃牡丹皮湯

潰膿而瘡、是益瘰癧類、其毒極微、無藥自
瘡者也、而東洞因之作論、歸一毒之說、謂
以一毒推萬病、則在仲景氏之方、無不治
者云、甚矣東洞氏之為誣也、醫之道、博人
之病多、故分科置門、古之道也、毒在外者
膏糊蒸、屬之外、科毒在內者、丸散飲液
屬之內、科、若夫內繫于外、外繫于內、則內
外兼施、而後盡善矣、唯東洞自稱疾醫、全
不知瘡瘍之治、獨用煎湯、不用膏糊、因其

自瘖欲推之於一切也、不知而言之則愚
矣、知而言之則欺矣、夫百工之於技、有能
有不能、不以貧糶之故為其所不能也、今
東洞之治病也、雖不能乎、猶且為之、豈不
悖哉、

人身解剖之有益於醫事也、大矣、欲審內景
位置、察癥瘕所在、非由此路、則雖聖人亦
能也、而解剖之術、中古失傳、醫唯誦臟腑
之名、而不達其實、近世恭西氏之學興、醫

始知解剖術也、蓋恭西醫學、實以解剖為
先務、以此察病者之體中、譬如懸玉壺、凡
其中物也、亦猶包丁之解牛、所見無全人、
耳、鄉之所失、今而復之、豈不大快事乎、而
世之固陋者、猶且疑之、村井大年曰、屠人
割肉、不仁莫甚焉、嗟乎、大年亦欲以井底
之見、測大海者已、夫解剖者、污矣穢矣、且
人而解人也、豈其所欲所忍乎、雖然、解一
人、而利千萬人也、一人死刑人也、千萬人

生人也。解一死刑人，而利千萬生人，故於其所不欲所不忍而為之，何傷於仁？古聖人以仁安天下也。以禮樂刑政為本，刑者何？屠人也。五刑之屬三千，豈亦非誅一不仁而利千萬人乎？武王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孔子誅少正卯，尸於朝三日，屠不仁而利仁，仁莫大焉。若夫無利天下而為之子，殺一螻蟻，聖人不為也。由是觀之，其利天下也，屠人猶且為之，況於死人乎？大年

既以解剖為無益於醫，而不能勝世之論者也。乃欲假仁義之談以抑之也。而其所謂仁果仁耶？弗思之甚也。

贊侯之撫百姓，給餽餼，留侯之運策於帷幄，淮陰之戰勝攻取，皆有所長也。高祖之位使之將將者也。醫之分科專門，或內或外，或婦幼眼口，苟通其一，可謂醫病者矣。若其統理多端，一以貫之者，可謂醫醫者矣。周官所謂醫師是也。

韓非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
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今天下之醫務養仗於富貴之門或作歌
詩或習徂優或念佛或賞鑿或飲酒喫茶
千拳萬變唯隨其所好不脩內實而脩外
飾以術其術者耳由是觀之申韓之術不
行於今世刀圭家之幸也若使其術行則
不失其所以營生者幾希矣

蒲朗加兒都

西醫

曰支那人診脈設種標的

以辨知諸病夫人身脈狀稟質各異雖不
可以一槩率強血液運行精氣灌注隨症
各異而彼說其脈所盡玄妙精微者蓋自
幼慣習自然觸知者子譬之猶盲人扶杖
暗知前途而不躓之也

有一醫生謂人曰我篤志於斯道今有東洞
若嘯庵則不遠千里而追之但世無良師
未如之何而已嗚乎彼誠抱激勵之志欲
發明斯道則學問之道無常師豈必待良

師一生可仰戴者哉。况天下之廣，未可斷
無其人也。唯自安逸，而欲其道之發明，豈
可得乎。要之若此人，亦無其志也。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何必東洞嘯菴云乎哉。
欲知人身內景者，莫如解剖。捨解剖而欲知
其實，則言之雖詳，猶不易曉也。趙文國曰：
百聞不如一見，信哉。

西洋醫術，其科多端，其道一貫。內外耳、眼、口、
鼻、婦、幼科之多端也。至其所原，內外同致。

道之一貫也。其學之大綱六，一曰生象。謂
人身內景之形狀位置也。凡諸臟諸器在
膚內者，不可以外觀而得也。故先讀解體
書，以記其名，而後解屍以觀其實。形名參
合，乃能知之。人身有固形，有流動。其固形
者，不以生死變。是觀死形而知生象也。二
曰生理。謂人之所以生之常理也。固形之
物，可以解剖而見。至流動之物，及機活官
能，則可意知而難目覩也。夫以此論彼，以

靜推動事物之理為爾，故因生象而索諸理，則機活官能自明矣。三曰病症，謂疾病之症候也。人之有疾病者，變常理也。既知生理而後病症可言，症有本支，有異同，目之耳之，手之鼻之，無不至矣。而後其症可得也。四曰病理，謂病之所以為病之理也。醫不知理，唯症是視，則勞而無功也。譬之暗夜行路，已半迷惑，無燈何以照乎。五曰療具，謂藥方器械療用之具也。醫之於藥

方器械，譬猶大將之於軍卒，不可審擇也。六曰療法，謂心法手術也。五者既訣而後心手所施，臨機應變，醫之能事畢矣。凡此六者，醫道之大綱，所以綜多端貫一理也，不可不研究也。

和漢古今醫者，診諸病無不以脈為標的者，然而寸口巨里不知為何等之機轉也。譬猶盲而評書畫，聾而定音律。大倉公診齊郎中病，曰得之墮馬僵石上，所

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此類妄誕
固勿論矣豈足懸之牙頰哉輒近京師有
一先生閑創醫業自作一家言以不猶古
轍之說縱橫論辨以鼓動諸生以盡惑病
者嘗遊長崎診一病者曰是得之倒仆浴
室也驗之果然又過廣嶋診一病者曰是
得之投川中也病者退而謂人曰茂野修
川街人自幼不投川者鮮故診街中病者
謂得之於投川則無所失矣彼之術可以

知已遂不請治嗚乎上天明臨人可欺也
天可欺乎違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然而
索隱行怪滔者天下皆是也故知倉公
之為妄而不免為倉公之徒悲哉

江馬春嶺曰諸藥有專主味者有兼氣味者
若苦甘鹹者主味也若辛酸者兼氣味也
主味者愈煎愈厚兼氣味者過煎則損氣
漢醫不精究煎法雖傷寒論亦有其弊若
夫桂枝湯方五味通計十四兩以水七升

微火煮取三分今用其煎法則姜桂之辛
皆損耗而獨餘甘惠之甘耳何其鹵莽也
山葵芥子當其供食之時調製不得則必
亡其辛辣可以徵矣所謂世之煎藥不論
脂膠劑与香竈劑率皆同法可謂不用心
矣人於温酒煎茶務詳方法以適其宜而
至煎藥之一事則置而不問是樵在醫乎
而醫之不明故也且其務在悅口者所関
輕矣在濟生者所関重矣豈可置而不問

乎哉



